



散文

# 卷个春如醉

□钱续坤

拜读朋友的一篇文章，发现其中“卷个春如醉”这句颇有诗意，于是反复吟咏，不想口齿竟情不自禁地生津了。好在农贸市场近在咫尺，赶紧买来了饼皮以及韭菜、香椿、豆芽、酱干等，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煎炸起来。

在皖西南地区，人们管这煎炸的东西叫“春卷”，有些地方称之为“春盘”。事实上，春卷只是春盘的一种，类似的还有春饼、春饺等。

春卷的制作，有点繁琐，但实际上也是一种享受。小吃摊上也有现炸的春卷，嘴馋的时候我也常买上几块，可总觉得它的火候太老，嚼起来没有外酥里鲜的味道；当然，我也从农贸市场买过半成品回来加工过，尽管这要省事许多，挑剔的我仍然认为它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尤其是里面的馅料要么不适合口味，要么不够新鲜。所

以，宁可花上两三个小时自己动手，在这个“卷”字上大做文章。

从语文的角度审视，“卷”字，既是动词名物化的典范，又是名词动用化的实例，不但极其传神地描述制作过程中最为生动的一刹那，而且十分形象地展示出春卷的独特形态。由此看来，杜甫的“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可以当作春卷烹饪程序来读；苏轼的“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就是用鲜明的色彩阐明春卷的食用时令。无怪乎我固执地认为，“卷个春如醉”的“卷”，简直就是一首诗的诗眼了！

“卷”强调的是过程，“醉”侧重的是结果。不过这“醉”不是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狂放，不是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微醺，而是视觉上的赏心悦

目，味觉上的大快朵颐。先说其观赏性，那煎炸好的春卷呈金黄色，将其整齐地摆放在青花瓷盘中，不用诠释，你就可认定那简直就是上佳的艺术品；吃之前用筷子轻轻夹去，透过那薄薄的饼皮，隐约可见红、绿、橙等绚丽的菜馅，恰似美石琢成的短笛，静静地等待乐手来轻吹一曲。再说其实用性，吃春卷的时间最好是早晨，如果能够配上一份新鲜的豆浆，那效果不仅仅是充饥了，可以说这是在惬意地享受生活；当然，晚上吃春卷的感觉也不错，不过这时的主食应该换上喷香的稀饭，否则像我这样喜欢挑灯夜战的人，到了半夜肯定会饥肠辘辘。

绮陌春望远，瑶徽春兴多。我愿意在这美好的春光里，和朋友一起，卷个春如醉……

## 春天的符号 (组诗)

□荆卓然

燕子

燕子北归  
衔来几许 多情春光

屋檐之下  
旧巢又添新贵

黑色礼服 雍容华贵  
一身名牌燕尾服  
携带着大汉王朝的气息

我们全家以满脸喜悦  
迎接远归的亲人

柳絮

这些可爱的生命  
昼夜兼程  
穿过漫长的冬季  
才把笑脸 挂在了  
春天的手臂上

微风一吹 细腰如醉  
悦耳的笑声  
引来多少 蝶舞蜂飞  
因为门前有你  
奶奶不再翻阅日历  
每年三月  
你都为她送来春天的信息

榆钱

青黄不接时节  
你最先进入父老乡亲的饭碗

你就是传说中的摇钱树啊  
一树一树的榆钱钱  
曾为我的列祖列宗  
买来了一日三餐

“榆树来你就开花  
圪籽籽你就多……”  
山西民歌《桃花红 杏花白》里  
你这父老乡亲掌心里的娇娇女  
满腹心事  
多少哥哥正在破译



小说

## 儿子的视角

□葛会渠

星期天，老婆带着七岁的儿子朋嘉逛街，非要我陪同。没办法，只好服从。

在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后，太阳早已跑到了天空的中央。我这个“搬运工”更是饥肠辘辘。老婆格外体贴人，说：“为了奖赏你今天的表现，我决定中午找个小饭馆犒劳你一下。”老婆向来精打细算，如此开恩真让我感激涕零。

我们沿着上坂街往南走，老婆要找一家物美价廉的小饭馆。真拿女人没办法，买衣服多砍点价不就省下一顿饭钱了嘛。走着，走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吓人一跳。一瞧，巧的很，是一家名为“嘉朋小吃”的小饭馆开业，横幅上还醒目地打出了“开业酬宾，50元家庭套餐”的标语。老婆兴奋不已，说就这家了。

等鞭炮炸完了，老婆拖着儿子就往里走。谁知，他却坚决不肯进去，还哭出了声。问他为什么，他不作声，只是有些惊恐地摇头。看着儿子可怜兮兮的样子，老婆只好放弃了一次“占便宜”的机会。

走出那家饭馆老远了，儿子才拽拽我和他妈的衣服，依然有些惊恐地说：“爸爸，妈妈，刚才那家饭店是坏人开的，不能进去吃。”

我们都很吃惊，连忙问他怎么知道的。朋嘉说，那家饭店叫“吃小朋嘉”，他们要吃我呢。

我和老婆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原来“嘉朋小吃”座西面东，我们由北向南走，儿子把人家的招牌从右往左念倒了。



春江水暖

□王慧 摄



随笔

## 茶话

□周铁钧

街上新开一家茶馆，装潢很讲究，火车座、木茶几，地板墙面一律褐色，厅中央放置一口玻璃鱼缸也是茶色，进屋便落进“茶”的意境。

来喝茶的大半是中老年人，他们或一壶一盞，独坐清静，享受安逸宽松。或三、五位对坐，城市新闻旧事，百姓家长里短，都泡在一壶茶中。

我刚参加工作时，不懂什么茶道、品茗，只把一撮茶叶放进玻璃杯，从早到晚添水不换茶。开始两杯茶浓味苦，午间尚略清香，至晚已淡如白水。杯中茶叶初沏略展，状似豆蔻，午时则舒身挺拔，如年富力强，最后神疲乏力、老迈龙钟。一撮茶叶，一日便演绎一生。

那年去云南旅游，在西双版纳古城，路旁有一少妇推销茶叶，她把一口袋茶叶“哗啦”倒在毯子上，随意从中捏出些沏了一壶，泡了一会儿，让人品尝，我呷一口，果然清香，又抓起几粒茶叶嚼嚼，茶味浓郁，便买

下两斤，归来后，行家喝过都说是上好的新茶，从那时起，我对茶的兴趣渐浓。

冬日，街上寒风凛冽，茶馆却是温馨、静逸的世界，紫砂壶泡开碧螺春，汩汩注入杯中，轻雾袅袅、幽香淡淡。叶片沉浮水中，舒如飞天、蜷若隐士，弯似新月，水色由草黄悠转褐绿，叶儿们终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尘埃落定、恬静自若。

轻吹慢呷，见对面墙嵌板书一帧，刻有苏东坡的绝句：“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唾碧衫。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细细玩味，原来此诗可以正、反读，都是人茶相映的佳境。

时有几位酒已至酣，面色潮红的醉汉来喝茶，酒精烧得他们底气十足，说话粗喉大嗓。几杯绿茶落肚，好似浇灭了胃火，言谈声音越来越小，后来竟歪在靠座上发出轻鼾。茶馆非同酒肆，酒场越嘈杂鼎沸越显兴旺，因

贪杯超量，言词过激争吵起来也不足怪。喝茶却能增人品德、滤人心性，从未见有边喝茶边吵架的难堪场面。养生专家讲：人体最佳排毒方式是清空大脑，心绪沉静，积毒自会沉降。

喝茶，既是养生的学问，也是为人处世的修炼，让心绪随茶的沉浮舒卷，轻悠流连，平和高雅，抵达安逸超然的境界。

